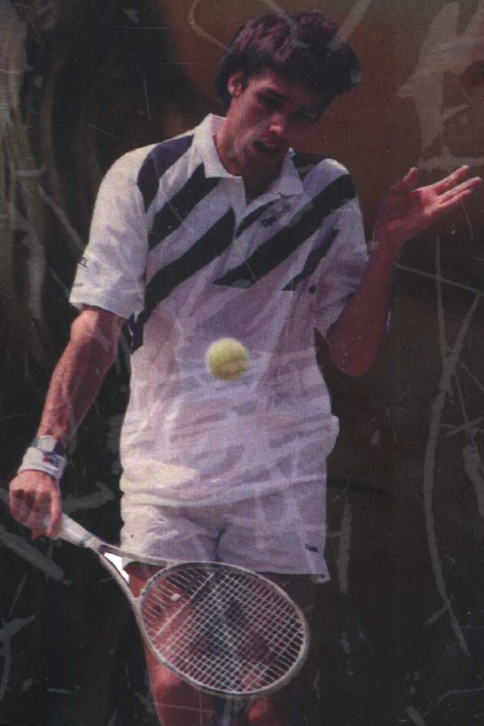


BY MARY E. SOLLER \ YILIN PRESS



欺骗之网

The Web of Deceit

译林出版社

[美国]玛丽·E.索勒 著 韩忠华 译



欺骗之网

THE WEB OF DECEIT

[美国]玛丽·E.索勒 著 韩忠华 译

北京计劳干院图书馆



L012824



译林出版社

05

版权声明

经作者和瑞达国际著作权代理公司授权，
本社享有本书国际中文本专有出版权。

- 丛 书 名 当代外国流行小说名篇丛书
书 名 欺骗之网
The Web of Deceit
作 者 [美国] 玛丽·E. 索勒
Mary E. Soller
译 者 韩忠华
责任编辑 王理行
原文出版 Northwest Publishing, INC., 1995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南京中央路 145 号)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8.5
插 页 2
字 数 202 千
版 次 1997 年 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 15001-30000 册
书 号 ISBN 7-80567-638-0/I · 352
定 价 11.00 元

译林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凝重的人生，酸楚的爱情

——代译序

崔少元

近读美国长篇小说《欺骗之网》，我不由得为这篇作品精巧的构思、娴熟的走笔、匠心的刻画和深邃的意蕴而喟叹。玛丽·E.索勒在这部18万字的作品中，凭藉其女性独特的直觉和体验，通过对麦克斯、索妮娅、尼克、玛丽莎、莉碧和卡尔两代人人生的临摹，再现了当代西方社会爱情、事业和生存的现状，探究了人类内心世界的矛盾和冲突。其思想艺术价值颇值得一谈。

《欺骗之网》故事情节在一个二维空间里缓缓展开。这一空间由两条相互垂直的线条而确立，其交点为复仇。麦克斯、索妮娅等老一代的恩恩怨怨代表纵轴，自下而上从过去伸向现在和未来；尼克、莉碧、玛丽莎和卡尔年轻一代的生活则在横切面展开。两代人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被复仇紧紧撮合在一起。书中的麦克斯、索妮娅是一对出生在德国的中年男女。21年前，他们深深地热恋着，索妮娅已有孕在身。可是为了自己的网球事业，麦克斯毅然绝然地离开自己的祖国飞往美国，因为他觉得美国是“唯一能使他获得成功，并使他过上他渴望的那种日子的地方”。麦克斯的出逃深深地伤害了痴女索妮娅的心。一种因爱而转化的恨，一种畸形疯狂的爱驱使这位柔情女子去报复昔日的恋人。于是，在后来的21年间，索妮娅精心编制了一张复仇的网，不惜以种种谎言去诱骗自己的亲生儿子卡尔去诬陷麦克斯，企图以怨报怨。最后卡尔醒悟，枪杀计划失败，索妮娅坠楼身亡。在复仇之外，作者还描述了麦克斯、玛丽

莎和尼克之间的“父女情”、“父子情”、玛丽莎同尼克的情感冲突。因此,单就这篇小说的故事层面而言,它充其量仅是一个复仇故事而已。然而就是在这司空见惯的主题之下,作者赋予它较深较广的内涵,展示出其娴熟驾驭艺术的才智和能力。

首先,玛丽·E.索勒借《欺骗之网》对爱情和生命作了全新的诠释。整部小说抨击了狭隘的爱情,讴歌了生命的张力。在作者眼中,爱情意味着奉献、真诚和宽恕。任何狭隘虚伪的情感都是对神圣爱情的亵渎。索妮娅对麦克斯的报复与其说是出自一种刻骨铭心的怨恨,不如说是一种缠绵悱恻之爱的渲泄。不过这样的爱过于疯狂且囿于狭隘。卡尔对玛丽莎的强暴表现出他的爱带有强烈的占有欲。杰克欲娶莉碧旨在实现其政治梦想,这里面有太多的功利意识。以往的文艺作品在写爱的获取与失去时总是停留在泪水之间,而在这部作品中作者将其笔端伸向爱情的深处以求挖掘得更深。

论及生命,作者将人生比作网球运动。生命的价值在于不断地拼搏和进取。网球运动是力量的较量,是意志的考验。人生舞台犹如一个网球场,单个的生命恰似挥拍的球员。生命之歌就是抢杀封抽之歌。在人才辈出的美国网坛,三十又一的尼克面对新人卡尔的崛起、面对屡次失败镇定地说道:“我知道,我也不好受,可这是生活,我们只能接受它,继续干下去。我决心不让这事改变我的整个生活。我要继续干我的网球事业,在剩下的这几年中竭尽全力。”多么坚强,多么可敬!尼克的硬汉性格可以同海明威《老人与海》中的老渔夫相媲美。生命的张力在此得以大大的延伸,读者感受到了生命的启示和召唤。

其次,小说在情节编排上有其新颖独到之处。《欺骗之网》原本为凶杀恐怖小说。这类小说的基本创作规律为:设置悬念、渲染气氛、再造视觉和听觉效果。玛丽·E.索勒在继承这些传统写作手法的同时又另有创新。她融悬念和浪漫为一体,集闪回和蒙太奇于

大成,通过多角度的切入去建立逼真的时空感,以淡化小说中原有的压抑紧张恐慌气氛,更多营造出几分温馨和清香。这使小说少了几分杀机,多了几分松弛。

《欺骗之网》的作者将索妮娅的复仇行为放置在麦克斯和尼克网球生涯的大背景中加以陈述。从故事的表层读者看到的是一场网球比赛,感受的是几分浪漫情怀。从汉堡、纽约、罗马、巴黎、温布尔顿、华盛顿到印第安纳波利斯,作者利用蒙太奇将麦克斯、尼克等人的生活碎片拼贴成一幅幅完整的画面。网球场上声嘶力竭的厮杀、胜利的喜悦、失败的痛苦无不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梵蒂冈的壮丽、卢浮宫的堂皇、卡拉卡拉浴厅的瑰丽、雅典“凯旋门”的庄重以及卡尔和莉碧深夜乘直升机在纽约上空飘游,令人领略到生活的斑斓尘世的美丽。然而就在这阳光和浪漫之下,一场罪恶在悄悄地酝酿着。一张由仇恨编织而成的欺骗之网在慢慢地撒开。1966年一对情侣的道别、德国的来信、卡尔的介入、玛丽莎夜半惊梦、阿恩和安森的出现……这一个又一个的悬念又给读者在轻松浪漫欣喜欢快之余平添了几分猜测和恐怖,不免令人屏气息声紧张无比。毋庸置疑,如此这般的神来之笔既完成了故事的铺陈,又大大增加了小说的趣味性和可读性。紧张和松弛的此起彼伏错落有致正是玛丽·E.索勒写作的一个高明之处。

论及人物塑造,《欺骗之网》的男男女女可谓个性丰满特点鲜明。作者先将麦克斯、索妮娅等人定格于特定的时空之中以便对他们进行透视解剖分析,尔后用她手中神奇之笔为我们临摹了一幅人生景观图。小说中人物的一言一行几乎都有所指。在语言和行为层面之下深藏着一座尚未露出水面的冰山。它蕴含着丰富的宝藏,待人去开采和挖掘。

麦克斯和索妮娅是《欺骗之网》的主要人物,是所有矛盾的焦点。麦克斯自私而善良。为了实现跻身网坛之梦,他不惜背叛自己的祖国抛却痴爱的情人孤身独闯美国。为了金钱和名利,他在尼克

球艺江河日下之际迫不及待和卡尔结盟。麦克斯同时又不乏善良。他在玛丽莎父母双亡之后含辛茹苦地将其抚养成人；他在尼克面前扮演着教练和父亲的双重角色；他竭尽全力想用金钱去赎回他在亚历山大身上所造的孽。麦克斯无疑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男子。而索妮娅则是爱情的殉道者。她痴情温柔无比，疯狂残忍之极。一个为情所伤所挠的女子在情感失落之时终于用她那双曾播撒爱情的小手编织出了一张充满欺骗的网去报复昔日的恋人。21年来，她用瞒天过海的方式同时欺骗着麦克斯和卡尔。她在复仇计划失败之后坠楼自杀之举带有浓厚的悲剧色彩。真乃爱之愈深恨之愈切也。

尼克的刚强浪漫、卡尔的倔强叛逆可谓凸凹多彩。尼克是生活的强者，是命运的弄潮儿。31岁的他屡败屡战始终不服输，因为他深信人生就在于拼搏进取。网球运动乃生命的写照。他硬汉性格的另一面却别有洞天。他对莉碧的痴情、携莉碧飞游漫步纽约天地之间又证明了男人的多情和浪漫。同尼克相比，卡尔最大的特点就是叛逆。在玛丽莎眼中，卡尔“并不是一个可以让麦克斯任意塑造的单纯的彬彬有礼的小绵羊，而是一个冷酷刚强工于心计的人”。他是母亲仇杀计划中的一粒棋子。不过他在明白事情的真相后终于背叛了母亲，用自己的身体挽救了尼克的生命。他对玛丽莎的奸污带有明显的征服占有欲。一言以蔽之，他绝不是循规蹈矩的庸人。

玛丽莎、莉碧则是传统和现代的象征。她们的性格迥然不同。玛丽莎身上折射出来的是传统女性的美——温顺谦和。她几次想告发卡尔奸污之事，可一想到麦克斯叔叔的经济利益和对她的养育之恩便默默咽下了心中的苦果。她对尼克网坛生涯的关怀和支持，她对尼克和莉碧的祝福都表现出女人的柔和之美。而莉碧则是六七十年代女权主义的代言人。她注重和追寻的是女人经济和人格的独立，事业和爱情——鱼和熊掌她都要。正如她所言：“牢固的

婚姻关系不仅仅建立在权力和名望基础之上。我要的不仅仅是政治,更多的是生活。”无论面对杰克还是尼克她都不愿放弃自己的事业而囿于家庭生活去扮演陪衬的角色。她强烈的女性意识令人扼腕叹服。

综上所述,玛丽·E.索勒的《欺骗之网》是篇思想艺术价值颇高的佳作。起伏跌宕的情节、栩栩如生的人物和凝重的社会底蕴是这一作品的魅力所在。小说为中国的读者洞察和了解当代西方社会纷繁的世态提供了新的风景。

引 子

1966 年

听见他的脚步声，可能会失去他的那种恐惧感涌上了她的心头。

“索妮娅，我来向你道别。”

“这么说，你已经作出决定了？”

“我很久以前就作出了决定，这你是知道的。你决定了吗？明天跟我走吗？”

她背过身去，以免让他看到自己掉眼泪。他怎么可以要求她离开祖国、家人和她所熟悉的一切，去追求一个梦——他的梦呢？而她却永远不会成为那个梦的一部分！

“你甚至不想问问今天我在决赛中打得怎么样吗？”

麦克斯的话把索妮娅的思绪又带回到现实中来。她瞪着他，两眼喷射出谴责的怒火。“你这个笨蛋！难道你心目中只有网球吗？24 小时之内，你将永远离开德国了。”

麦克斯吼道：“你难道不明白我要为自己创造一种更好的生活吗？”

索妮娅伸出手去，把他的手抓得紧紧的。“但你可以在德国跟我一起过那种生活。”

“不，”他怒气冲冲地厉声说。“我要在美国生活！”

她一下子甩开他的手，轻蔑地啐道：“那走吧，离开这儿！离我

远远的！我永远不想再见到你了。”

麦克斯恼怒地皱起眉头。“别这么激动，索尼娅。这次的离别不一定是永久的离别。你知道我参加欧洲各地的比赛，那时候我们俩就可以见面了。你甚至还可以到美国来看我。”

“永远不会，麦克斯！我永远不会去美国！德国是我的家。”

“对我来说，家就意味着与心爱的人在一起，不论是在什么地方。”麦克斯的声音很平静，而语气中却带着一种不祥的预兆。

索尼娅抬起下巴，目光同他冷冰冰的凝视相接。“你永远不会理解我的感情。但如果你现在走出这扇门，你就永远走出了我的生活。”

麦克斯注视着索尼娅愤怒的眼睛，意识到他们俩的世界，他们俩的欲望，已变得多么不同。

“那么，你是不给我选择的余地了。再见！”

第一章

汉堡

21 年之后

尼克把他的标致牌汽车的速度调到了低挡，因为哈尔茨山脉的山路开始变陡了。

“我们在天黑之前到达汉堡该没有问题，你说是吧，麦克斯？”

“噢，是的！根据你开车的速度，我们去机场接玛丽莎之前还有足够的时间喝上一杯啤酒，”麦克斯赞同道。“我们甚至还有时间核查一下在星期二本次锦标赛第一轮你的对手是谁。也许他们会让你这位今年东山再起的选手打一场轻松的比赛。”

“不知怎的，我怀疑这点，”尼克笑着回答说。“嗨，如果我能赢得本年度最佳运动员称号，你怎么会得不到本年度最佳教练的称号呢？或许我该开始留点神啦？”

“别以为你能这么容易甩掉我，老朋友！”麦克斯瞥了他的神童一眼，回想起 10 年前他们俩第一次相遇的情景，不由得笑了。

当时麦克斯 36 岁，已处在他网球生涯的黄昏期。他正在物色一名有潜力的网球选手，一个他可以训练和培养的人，一个可以接替他的人。他在法国网球公开赛上遇到了那么一个人。

对于麦克斯来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化了很长时间才发现的这名最有潜力的选手也是德国人。尼古拉斯·沃纳道夫是一个高高瘦瘦的小伙子，长着一个大额头，但他缺乏磨练，干劲不足；只

有教练才能给他这些东西，让他从排名前 10 位的选手中脱颖而出。

麦克斯没费很多口舌就让尼古拉斯意识到，这是自己一生中不会再有的机遇。当今世界网坛上，有几个运动员能骄傲地说，他们的教练和良师是前头号冠军马克西米利安^①·布兰特纳？

没过多久，师徒俩就开始了具体的行动。尼古拉斯·沃纳道夫很快变成了世界第 5 号选手尼克·沃纳^②，并随麦克斯移居美国，一心要成为 1 号选手。

不到 4 年，他们的目标都实现了。尼克打赢了 4 大网球赛中的 3 大赛事，成了世界 1 号选手。他的事业在后来的 3 年里如日中天，使他的头号地位显得高不可及。

然而，没有人是不可战胜的。由于尼克恼人地连连受伤，再加上网坛上出现了强大的新生力量，他的事业开始下滑，他的排名跌落至第二十几号。

有许多运动员到了 29 岁这个年龄便会挂拍，把精力转向体育界的其他方面，但尼克没有这样做。相反，他和麦克斯在网球训练场上付出的时间更长了，逐渐得出了他们自己的对付力量型的网球运动的办法。

他们的所有努力和执著开始奏效了，尼克的名次又慢慢回升到前 10 名。网球界承认了这个成就，称 31 岁的尼克为“本年度东山再起的选手”。

尼克的声音把麦克斯带回到现实中来。

“麦克斯，难道你不认为？麦克斯，你在听我说话吗？”尼克问道。

① 马克西米利安(Maximilian)是麦克斯(Max)的全名；麦克斯是昵称。

② 尼克·沃纳(Nick Werner)是尼古拉斯·沃纳道夫(Nikolas Wernerdorf)的简称。

“什么？我没听见你说什么。”

“很明显，你没在听，”尼克笑道。

“对不起，”麦克斯说，同时伸了一个大懒腰，“我想，嗯，只是，到了这一带让我想起了过去。”

“你在开玩笑吧？你是说你承认自己也有多愁善感的一面了？”尼克打趣道。

“得了，别扯那么远，”麦克斯不以为然地说。

“嗨，我好像听说过你认识的一位可爱的女士就住在这个地区。”

“够了！别再谈过去了，”麦克斯粗鲁地打断对方的话。“现在你唯一该想的事就是你的比赛，想想如何通过第一轮。”

在后来的旅途中，尼克和麦克斯自然地转入了各自熟悉的运动员和教练的角色，互相开着轻松的玩笑逗乐。不一会儿，具有鲜明汉堡特色的铜顶砖石结构的建筑映入眼帘。

尼克熟练地驾驶着汽车在这个城市拥挤的街道上穿行，在最短的时间内到达他们的旅馆。

当侍者接过他们的行李时，麦克斯对尼克说：“我来办住宿登记手续，你去看看比赛的时间表。”

分手时，尼克叫道：“别忘了让他们给玛丽莎也准备一个房间。”

“对，对，我会办的。”

这个旅馆是本次网球锦标赛东道主指定的旅馆，所以总部的办公室就设在毗连门厅的房间内。当尼克查看明天开赛日的主要抽签结果时，他注意到另一名选手卡尔·帕里什正在朝他走来。

“我估计你会来参加这次比赛的，因为这里是你自己的后院，”尼克笑着说。

“当然，在这儿我总是打得挺好。我是在这种场地上长大的。”

“是啊，我在泥地上也总是打得最好，”尼克赞同道。

当尼克要离开时，卡尔赶紧说：“安森和我平时的训练伙伴都不来参加这次比赛。我们俩明天上午一起练几个球，你介意吗？”

“行啊，麦克斯和我明天上午10点到网球场。顺便问一句，你的教练安森·斯奈德克尔人怎么样？”

“他很棒，可他还不是我的正式教练。我和他还在试练阶段。你的教练布兰特纳先生怎样？”

“我想他很像安森。你知道，几年前他们俩打网球时是在同一个戴维斯杯网球队里。”

卡尔咧嘴笑笑，说道：“没错，我还听到关于他们那几年的一些不寻常的传闻。”

“这对我来说不是新闻了，”尼克笑道。“明天见。”

尼克在酒吧的门口碰到了麦克斯。他们俩喝了一杯啤酒，吃了一份汉堡包，然后踏上了去机场的路。

“顺便说一下，我忘了告诉你，刚才在查看比赛时间表时我遇到了卡尔·帕里什，”尼克说，“他想明天同我一起练几个球，于是我说我们明天上午10点到网球场。你不反对吧？”

麦克斯皱起了眉头，粗声粗气地说道：“见鬼，我们唯一需要的是抓紧时间训练。”

“哦，给那小伙子一个机会吧，他没有一个练球的搭档。”

“我还以为他同斯奈德克尔一起练球呢。”

“这次比赛他没来。”

“那是他的问题，”麦克斯对尼克厉声说。“你知道，你的毛病就出在这里。你总是用自己的代价帮别人。”

“我想，同他练一天球不会有任何妨碍的，”尼克答道，“再说，我以为你在留心物色选手。他也许会成为第二个尼克·沃纳呢！”

“有一个尼克·沃纳已经够我忙乎的了；我不需要再来一个，”麦克斯干巴巴地说。

“麦克斯叔叔，麦克斯叔叔，3个月可真长啊。我好想你！”玛丽莎一边叫着，一边扑进张开双臂的麦克斯的怀里。

“我也想你呀，宝贝儿，”麦克斯说道，同时亲吻着她的脸颊，喜笑颜开。

“怎么，不拥抱一下你的老朋友？”尼克逗趣地说。

玛丽莎高兴地咯咯笑了，双眸里放射出欢乐的光芒。“哦，尼克，你知道我也想你。”

“从纽约飞过来一路上好吗？”当他们走向提行李处时麦克斯问道。

“一路顺顺当当。当飞机降落时，德国的土地上万家灯火，真是美极了。想到明天我要同我喜欢的两位男士一起去观光，我都等不及了。”

看到玛丽莎兴致勃勃的样子，麦克斯笑了，说道：“明天我们能赶上几个景点，但别忘了，星期二尼克将参加他的第一场比赛，到那时我们就要回去干正事了。”

“哎呀，别这么扫兴，麦克斯，”尼克答道。“这是玛丽莎第一次回欧洲来。”

玛丽莎拉住麦克斯的手，顽皮地责怪说：“是呀，麦克斯叔叔，别忘了：只工作不娱乐会让麦克斯叔叔变成一个呆子。”

麦克斯笑道：“可是，姑娘，你也别忘了：只工作不娱乐让尼克又上升到了前10名。”

“没错，我知道你们俩一年来训练得有多辛苦，我真高兴你们的努力没白费。网球界今年找不到比尼克更好的选手了。”

他们领取了玛丽莎的行李，把它装上汽车，然后驱车驶向旅馆。一路上玛丽莎不停地向尼克叙说她的旅途见闻，而麦克斯的思绪又急速回到了过去那段决定命运的时光。他回想起当初他是怎样收养玛丽莎·维伦坎普的。

弗里茨·维伦坎普是麦克斯过去最好的朋友，也是他的网球

双打搭档。弗里茨同奥尔加结婚以后，他们三人又成了很亲密的朋友。因此，当这对夫妻的第一个女儿出生后，夫妻俩很自然地请求麦克斯当女儿的教父。麦克斯很乐意地答应了，但他做梦也没想到，5年以后一场不该发生的故事夺去了弗里茨和奥尔加的生命，把玛丽莎独自一人留在了这个世上，无依无靠。噢，对了，还有弗里茨的弟弟阿恩，他也是网球巡回赛的选手。他们三人曾经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但后来发生的一些事全然改变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到弗里茨和奥尔加去世的时候，麦克斯把阿恩视为势不两立的敌人。

尽管麦克斯当时只有29岁，正在为他的事业奋力拼搏，可他毫无疑问地认为玛丽莎该由他来抚养成人。葬礼过后，麦克斯就把玛丽莎从德国带回到他在纽约的家中。虽然他的日程表总是排得满满的，但他还是坚持让她过上正常的生活。幸运的是，他找到一个称心的年长妇人做管家。她名叫海伦·马丁，丈夫去世不久。在麦克斯不在家时，她充当家长的角色，并且成为玛丽莎的知己。

玛丽莎渐渐长大了，对自己被关在家中颇多抱怨，但麦克斯还是不允许她春季停学随他去欧洲旅行。然而，夏季总是特别快乐的日子，麦克斯会邀请玛丽莎随他一起去周游美国。他们俩的关系变得很亲密；当麦克斯把尼克收在他的羽翼之下以后，三个人的关系使他想起了往昔的岁月。

汽车突然颠了一下，把麦克斯的思绪拉回到现实中来。

“该死的交通，”尼克愤愤地抱怨道。“这儿的情况同纽约一样糟。好在我们快到旅馆了。”

“你在睡觉前想喝杯酒吗，姑娘？”麦克斯问。

“也许想少喝点。不过，坐飞机后的时差已经让我不舒服了，”玛丽莎说道，不让一个呵欠打出来。

“怎么，我们这两个男人还不足以让你兴奋到不打瞌睡？”尼克打趣地说。

“让我安静一会儿，尼克。坐了一整天的飞机，就是你们俩也无

法使我的眼皮长时间地睁开了!”

当尼克把汽车停在旅馆的入口处时，侍者走了过来。“照看一下这些行李，孩子。我们要去酒吧，”麦克斯说道，同时赏了侍者一笔可观的小费。

三个人找了一个他们喜欢的靠墙角的雅座坐下。饮料送来了，麦克斯伸手要在帐单上签字，却发现上面已经有了另一个人的签字。

“这饮料是由坐在那边角落里的一位先生送的，”侍者解释说。

卡尔·帕里什举起他的杯子对待者的点头表示会意。

“哦，我的天，”麦克斯压低声音不满地说道。“这小子想干什么？想赢得我的好感？”

“你怎么知道他想赢得好感的对象是你？”尼克笑着问道。

“他是谁？”玛丽莎问，“又一个大有前途的选手？”

“他很可能这样想吧，”麦克斯不以为然地说。

“别对这小伙子太刻薄了，麦克斯，”尼克答道。“他已经是个很不错的网球选手了。如果有合适的教练加以指导，他会打得更好的。”

当他们喝完饮料，起身要离开时，尼克朝卡尔坐的桌子走去。“你要去哪儿？”麦克斯问道。

“至少我们要谢谢人家的饮料吧，”尼克回答说。

“是呀，麦克斯叔叔，你的风度哪儿去了？海伦会为你脸红的！”玛丽莎取笑道。

三人一起走到卡尔的桌子旁，尼克拍了拍卡尔的后背。“谢谢你的饮料，卡尔。”

“没什么，”卡尔回答说。“只是对你们让我明天参加你们的训练略表谢意而已。”

“你见过我的教练布兰特纳先生吗？”尼克问道。

“没有，但我很久以来一直想见见他。先生，见到你深感荣幸，”